

杂文·政论·评论
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



中华 今文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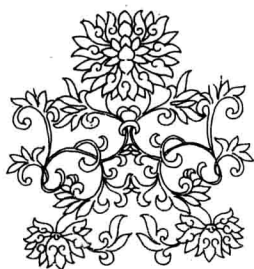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选 集

第八卷

1976—1998

杂文·政论·评论
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



中华 今文观止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 鹭 溪 ——

第八卷

1976—1998

1976—1998

杂文·政论·评论
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刘绍棠·蒲柳人家（存目）
铁凝·哦，香雪 莫言·红高粱（存目）
王蒙·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史铁生·命若琴弦
贾平凹·火纸 周克芹·绿肥红瘦
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人
刘震云·塔铺 刘恒·杀
阿成·年关六赋 格非·青黄
叶兆言·儿歌 余华·鲜血梅花
陈染·空的窗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存目）
朱苏进·轻轻地说
池莉·烦恼人生
迟子建·亲亲土豆 王朔·动物凶猛
蔡测海·留贼 韩东·西天上 苏童·樱桃
李晓·继续操练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存目）



目 录

1976——1998

小 说

王安忆

本次列车终点(3) 乌托邦诗篇(存目)

荒山之恋(存目) 叔叔的故事(存目)

刘绍棠

蒲柳人家(存目)

邓友梅

寻访“画儿韩”(28) 烟壶(存目)

施叔青

愆细怨(存目)

乌热尔图

七岔犄角的公鹿(42)

铁 凝

哦,香雪(55) 麦秸垛(存目)

梁晓声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存目)

李杭育

最后一个渔佬儿(67)

何士光

种包谷的老人(82) 乡场上(存目)

谌 容

人到中年(存目)

林双不

黄素小编年(94)

权文学

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100)

莫 言

民间音乐(114) 红高粱(存目)

陆文夫

围 墙(133) 美食家(存目)

王 蒙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151) 杂 色(存目)

张 炜

一潭清水(159)

何立伟

白色鸟(173)

曹文轩

蓝 花(179)

林斤澜

溪 鳗(192)

朱苏进

凝眸(存目)

史铁生

命若琴弦(203)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存目)

邓 刚

迷人的海(存目)

郑万隆

老棒子酒馆(224)

田中禾

五 月(233)

〔藏族〕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264)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存目)

残 雪

天堂里的对话(285)

阿 城

遍地风流(之一)(290) 棋 王(存目)

韩少功

归去来(299) 爸爸爸(存目)

贾平凹

火 纸(313)

周克芹

绿肥红瘦(335) 山月不知心里事(存目)

李 晓

继续操练(354)

浩 然

新 婚(377)

西 西

像我这样的—个女子(393) 浮城志异(存目)

刘震云

塔 铺(406) 一地鸡毛(存目)

刘 恒

杀(433) 白渦(存目)

李 锐

厚 土(447)

马 原

错 误(466) 冈底斯的诱惑(存目)

洪 峰

短篇二题(481) 瀚 海(存目)

杨争光

土 声(497) 老旦是一棵树(存目)

赵本夫

小说二篇(517)

阿 成

年关六赋(529)

格 非

青 黄(547) 褐色鸟群(存目)

吕 新

南方遗事(存目)

叶兆言

儿 歌(567)

孙甘露

岛 屿(576) 请女人猜谜(存目)

余 华

鲜血梅花(586) 现实一种(存目)

陈 染

空的窗(601)

池 莉

烦恼人生(存目)

方 方

风 景(存目)

王 朔

动物凶猛(存目)

蔡测海

留 贼(616)

韩 东

西天上(620)

苏 童

樱 桃(639) 妻妾成群(存目)

迟子建

亲亲土豆(648)

杨 泥

红 羚(666)

王小波

革命时期的爱情(存目)

朱苏进

轻轻地说(679) 凝 眸(存目)

1976—1998

小 说

王安忆

本次列车终点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来去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像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得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地，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像是水洗过似地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在农村，他拉犁，拉耩，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并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

地究竟是什么。

10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好，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姆妈，这是喜事呀，该高兴！”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豆”。功课虽然很好，室外反应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实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像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蠢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豆”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的，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最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